



小满节气临近,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的种植户抓紧农时,进行小麦收割和水稻插秧。

■周华诚

夕阳西下时,手拿酒瓶,哼唱起民谣。有时候,很难说,哪一种生活更文明、更高级。

## 二

走在稻田中间的土路上,泥巴沾到了鞋帮子上,新鲜的车辙印显示收割机刚离去不久,泥巴像是稻田的皱纹。

夕阳西下,有一个老人在田间拾稻穗,手上已拿了沉沉一包;很多来玩的人,在稻田里走来走去。

这是暖村的傍晚,日头渐渐斜得厉害。良渚暖村的“稻香暖屋”开业,朋友们相约一起来玩。我从城市的南面开车到北面,穿过周末的车流,要一个多小时,然而到了这个地方,却一下子感受到这个黄昏的珍贵。我们去一个地方,通常是因为有事,很少是因为一个黄昏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。

蹲下身,指尖触到那湿润的泥痕。这样的稻田与黄昏,令人想起海德格尔说的:“人,应当诗意地栖居。”诗意的起点,是不带功利地与某些事物亲近。

一个村庄,在深山老林,和在城市近郊,它们的命运是不一样的。杭州城北的暖村如此热闹,是因为它满足了都市人对于村庄的梦想。事实上,在我看来,它已经并不是真正的村庄了。或者说,一点村庄的痕迹都没有了。

我们坐在草坪上,看着太阳落下去。此时此刻,我们倒是离五千年前的文明曙光更近。良渚文化遗址,只是隔着一条田埂,围了一道铁丝网。而我的感受是,五千年前的玉器、石器、陶器,此刻就在我们的屁股底下。

五千年前的良渚人,我们的邻居,正在打磨玉器。我们今天的人,在

# 稻香与夜鹭

新华社发

风一样,轻轻拂过稻田。尼采说:“没有音乐,生命将是一个错误。”此刻,音乐与自然合一,错不了,也忘不掉。

## 三

第一次走进这个村,的确是被它的一大片稻田吸引。离104国道和莫干山路不远。莫干山路简直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道路,暖村就在它的尽头。也可以这么说,在莫干山路的尽头,就是良渚遗址,还有稻田,池塘,青蛙。

几年前,孙军看中稻田边一幢房子,背对一条河,左畔有一口池塘。孙军曾是杭城著名媒体人,他召集了雕塑家渠明、建筑师陈谷、画家陈雷等好多人一起喝酒。他想在那里做一点有意思的事,让我们一起去看,之后就请了建筑师陈谷做设计。

图纸上的房子,外立面飘逸如风衣,扬起一角,轻盈又自由。

柯布西耶曾说:“建筑是在光线下形状正确、神奇、绝妙的游戏。”这设计,便像是捕捉了黄昏时分的最后一缕光,把它凝固成稻田边的居所。

我们聚在稻田与草地交界处。稻香的客厅里,长桌已摆开,酒香与肉香轻轻飘荡。窗外的草坪上,音乐即将开始。舞台很小,只是一面旧墙,背后是无边的稻田。

舞台在哪里并不重要。稻田就是最好的舞台背景,四季景色各不同,春天是细嫩的,夏天是蓬勃的,秋天是金黄的,冬天是寂静的。下雨是空灵的,天晴是明朗的。稻田本身,就是最诚实的艺术家。

他们唱了一些老歌。比如,“鸟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”。歌声如同晚

风一样,轻轻拂过稻田。尼采说:“没有音乐,生命将是一个错误。”此刻,音乐与自然合一,错不了,也忘不掉。

稻香最终落在了暖村。我们原来对于某些事物的想象,也落地了某一部分。

一个人,如果能按照自己的想法,去做一些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的事,那应该是很快乐的。看看来到暖村的游客,他们遛狗、散步、喝咖啡和茶、吃饭、搭帐篷、拍照,看起来都无所事事。

无所事事的人,可以对着一片布满枯荷的池塘发呆。

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。

所求,不过是一小块时间里的身心自由。

这是高境界的,也是最不容易的。

傍晚在稻田边的树林里看到鸟。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沟渠和林子里起落鸣叫。

晚上天都黑了,又经过池塘,脚步声惊起一只夜鹭,扑棱楞地飞起来,飞到树林中去了。再走几步,又是一只夜鹭,扑棱楞地飞起来。

夜鹭翅膀划开暮色,向林中隐去。

有人在那里立了一块牌子,写着一句话:“在此处,留意鸟叫的声音。”

驻足聆听。那不是表演,不是背景乐,是生命自身的低语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:“我愿深入世,吸取生命的所有精髓。”此刻,这鸟鸣,这风,这渐暗的天光,是精髓本身。

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?是五千年前,良渚人在田埂那头打磨石器的专注,还是今天我们在稻香中举杯的松弛?

“自由地走动,徘徊于树林和溪流,流连,观看万物自身。”

不同的时空里,以不同的方式,回应着同一种渴望。在漫长的时间里,只有当下最值得我们虔诚以待。

音乐停止。人群散去。

稻香在夜色里浮现,像大地温柔的呼吸。

## 四

没有老屋炊烟,没有鸡犬相闻。暖村更像是一群人玩起来的一个游戏。

# 寻找奶皮子冰糖葫芦

■张慧

我小时候,冬天去合肥的城隍庙逛集市,前半段路,脑袋总是仰着的。依仗着有大人牵着开道,小孩的眼睛从不看路,只忙着左顾右盼。熙熙攘攘的人流间隙,糖炒栗子的甜糯味、爆米花的奶油香、炸货的焦香阵阵袭来,但是穿越冬季薄雾、看向头顶的视线里只有一个目标——冰糖葫芦。

每次的搜寻都不会落空。总有卖糖葫芦的人以“稍息”的站姿立在那里,一手插兜,一手扶着麦秆扎成的黄稻草把。草把上斜斜插满了冰糖葫芦,宛如一棵结满了红果的小树。

晶莹剔透的冰壳下饱满、红亮的果实,在冬日的暖阳里闪闪发光。我拼命伸出手,终于捏到了一根冰糖葫芦的竹签,竹签上串着沉甸甸的红果子,每一颗都是孩童的简单欢愉。

迫不及待咬上一口,舌尖先触到冬日的冰甜——那种冰甜跟冰激凌的甜腻感完全不一样,像是冰雪世界向孩童展现了它的清纯一笑。伴随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糖葫芦的壳在齿间碎裂,牙齿触及山楂果的外皮,忍不住轻轻战栗,接着,冰糖的糖浆在嘴里缓慢化开,包裹着山楂果的酸甜……嘎吱、嘎吱,冰爽酸甜的滋味让人停不下来。

年复一年,糖葫芦的一抹红色总在那里等待着,然而我的个头年年渐长,直到不用特意仰头去搜寻,也差不多是离开家乡合肥、去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了。在北京的大栅栏庙会集市上,我看到了在书画家何大齐所著《燕京往事》里读过的老北京厂甸庙会的大糖葫芦:削条串起大而红的山里红(山楂大果),长度能有一米多高的大糖葫芦,顶端还插着彩色小旗子,颇有气势。

在冰天雪地里吃糖葫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腮帮子都快冻得麻木的时候,再一口咬下严寒里已经冻到坚硬的糖浆,嘎吱嘎吱用力咀嚼。如此勇者得到的奖赏,是唇齿间冰糖壳包裹里新鲜山楂果迸发出的强烈酸甜刺激。在寒意的包裹下,酸甜口味的融合之妙又被数倍放大呈现。

南北方的冰糖葫芦有区别,关于糖葫芦的起源,也有南北两说。在南方发明说的版本里,故事发生在八百多年前的南宋临安(杭州)。传说宋光宗赵惇宠爱的黄贵妃得茶饭不思的怪病,御医对此束手无策。无奈只能请来民间游医,而游医开出的药方是“冰糖与山楂一起煎熬,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”——这其实正是用山楂治疗积食,在故事里功效不凡。后来药方传到民间,逐渐演变成民间小吃冰糖葫芦。

冰糖葫芦北方起源说的故事里,这是一种最早来自清朝末年庆亲王府里的甜点小吃。据说最早的冰糖葫芦,只是隆冬里做来给王府的福晋、格格们吃着玩的。那时的一串竹签上只串有两个蘸糖的红果——上面的红果小,下面的果子大,状似“葫芦”,所以有“冰糖葫芦”的名字。之后宫廷小吃走向民间,为了方便贩卖,一串竹签上排了十多个果子,“冰糖葫芦”的名字依旧保留了下来。

能被冰糖外壳所包容的,又何止山楂果?《燕京岁时记》载:“冰糖葫芦,乃用竹签,贯以山里红、海棠果、葡萄、麻山药、核桃仁、豆沙等,蘸以冰糖,甜脆而凉。”可见清代时,人们就已经发现冰糖可以“裹万物”。

在北方天然的室外冰场里,只要架起一小锅,等待白糖熬制成令人欢愉的松香色,瞅准糖稀微微冒出小气泡的时候,用提前准备好的食物串在糖稀里,蜻蜓点水打个滚,再于寒风中静置

得到。奶皮子曾经是属于游牧民族的传统乳制品。奶皮子糖葫芦如今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“南北融合”姿态,成为社交平台和街头门店火爆的现象级小吃。一层奶皮子,一层炒米,红彤彤的冰糖葫芦披上雪白的披风,在这个冬天“横扫”大江南北。从北京、上海、杭州到南京、苏州、合肥,各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奶皮子网红打卡店。

有人说,奶皮子糖葫芦好吃,是因为口感独特:奶皮子的醇厚奶香与山楂的酸甜清爽,相得益彰,越嚼越停不下来;有人说,奶皮子糖葫芦火爆,是因为拍照出片,雪白的奶皮、鲜红欲滴的山楂、晶莹剔透的糖壳,构成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;也有人说,“有手就能自己做”的奶皮子糖葫芦不值



北京前门销售的奶皮子糖葫芦。 视觉中国

得大几十元一串,更何况摄入糖分过多,于身体无益……而更多人不语,只是一味在排长队,等待那串酸酸甜甜的山楂、草莓或是葡萄,搭配奶香浓郁的奶皮子,再裹上晶莹酥脆的糖衣。

跟随某社交平台评论区“奶皮子糖葫芦哪家最好吃”的推荐店主,我也排在了队伍里。漫长的等待以后,我买到了一支红色的山楂、草莓与淡黄色的奶皮子交织的糖葫芦。就像小时候对其翘首以盼一样,我如今仍然无法拒绝糖葫芦的魅力。或许奶皮子糖葫芦火爆的背后,有其必然原因:一种集体的、对共同甜蜜的记忆和追寻,一种拥抱变化、过好当下的生活热情,在冬日里又一次迸发。从古至今,冰糖葫芦像是岁月轮回里的小小火炬,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冬日里传递。

## ■申功晶

近日,大连外国语大学校园的“银杏伞”“银杏帽”在网络上“出圈”,保洁阿姨们将满地银杏落叶拼成“银杏伞”,伞下桌椅上铺满金黄的银杏叶,毛绒熊端坐其间,网友直呼“这场景太惊艳”!

此时,江南的银杏亦是美不胜收,比如,鸟镇鸟将军庙遗址上,有一棵1300余年的白果树,那是吴越王钱镠有感前唐乌贼将军讨伐叛军、力战殉国而供于神位前的。时光流转,四季轮回,鸟将军庙屡毁屡建,唯古木犹存,“从祠日暮鸦呼群,仿古人说鸟将军。将军遗迹不可见,一株大树撑青云……”神木苍劲,阅尽古镇沧桑,风起处,黄叶“沙沙——”作响,茅盾先生的《西江月》“唐代银杏宛在,昭明书室依稀”更是恰如其分诠释了其家乡的文史脉络。

奉化溪口雪窦寺内,也有一雄一雌两株银杏分别立于弥勒宝殿两侧,它们携手相伴,并肩千年,饱阅了千年古寺五毁五建……满树金黄成为雪窦山入秋的标识,它们让深秋中的整座古寺鲜亮起来,此景也成为浙东大地上一大奇观。风起,两株千年古银杏轻叹一声,黄叶儿离开枝丫,在秋风中打着旋儿,最后掉落于那一地金黄里头。枝落叶黄地闹腾了一个秋天,苍老的枝干又伸向初冬的碧空。我曾夜宿雪窦山,有幸观了银杏夜景,一树金黄在皎皎明月映衬下,树影斑驳,尤显孤寂清冷。如果说白天是鲜亮,那么夜间就是冷艳。山里的老人说,他年幼时,两棵古树就是这么伟岸,转眼一个甲子过去了,他老了,它们却没怎么变。

我家乡的郊区洞庭东山跻身“中国五大银杏之乡”之一。一到深秋,古

村落的深山坞里、桥头街角、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百年乃至千年树龄的银杏老树,“村在林中、林在村中”便是最好的诠释。它们在风中肆意摇曳,将金黄的叶片撒落在墙头边、瓦屋上、溪畔头……相错如丝、宛若油画,整个东山镇美成了金色浪漫的童话世界。

市区的道前街亦有“秋风不扫落叶”的习俗,这是一个城市对待银杏的态度,要的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这番威武的视觉感。地面上铺满落叶,踩出“飒飒”声响,袅袅秋风,一片或数片金黄的银杏叶,从枝头悠悠飘荡下来,轻轻砸在脑门上,随手捡起一片银杏叶,夹在书本中就是一枚极好的书签。

我少年时曾寄居在古城的一条老巷里,隔壁有座千年古刹,大雄宝殿前有两株银杏,每至深秋,抬首仰之,一树黄澄澄的扇形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曳,一层比一层更为璀璨的光华,足以撑起整座寺院一个秋天的颜值。看那金灿灿的银杏搭配着禅意十足的勾檐黛瓦,随手一拍,就是一张唯美的古风大片。

夜阑人寂,我站在窗口,隔壁寺庙的古银杏早已高过黄墙黛瓦,影影绰绰中可见粗壮的树干撑起错落的枝丫,仰起头,便可看清它的全部姿态。恰好,屏幕上正播放着美女导演俞飞鸿将须兰的小说《银杏,银杏》改编的电影《爱在来生》:一个男子,为了等见一面前世的恋人,在寺庙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守候了50年。“昨日种种,譬如昨日死;今日种种,譬如今日生。”耳畔似听得钟鼓梵响缕缕,那是打坐僧侣在经书梵卷中悟轮回生死。想来人之寿限不过百年,然而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银杏却在千年的四季更迭中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。

古树无言,你在,它在!你不在,它还在!

# 银杏物语



12月1日,苏州市留园金灿灿的银杏与古典门窗交相辉映。 视觉中国

## ■黄浪

不知从何时起,江南的冬天就被“湿冷”一词简单概括了。北方人初至江南,感觉不习惯,便以“湿冷”形容南方冬天。江南人觉得自幼吃了没暖气的亏,也会以“湿冷”表达对冬天的不欢迎。甚至,“北方冬天属物理攻击”和“南方冬天属魔法攻击”的段子也因此产生。

干冷、湿冷之说早已有之。19世纪80年代,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·哈里森·威尔逊来中国考察时就把中国冬天描述为“严寒无比”以及“气候干燥”,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的“潮湿”,他认为美国的湿冷比中国的干冷令人难受。其实无论长三角还是华北,相对夏天而言,冬季都是比较干燥的。在冬天低温情况下,空气中富含的水汽偏少,绝对湿度很低。而且冬天遭遇的冷空气普遍干燥,和夏天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大不相同。

当然,和更干燥的北方相比,南方的冬天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都较大。在冬日,同等气温条件下,相对湿度高的地方体感温度会低一些,这是人们认为“湿冷更冷”的主要原因。不过,如果两地温差超过5℃,相对湿度的作用就会弱化。在寒冷的1月,上海的平均气温大约为3℃,北京为-5℃。相差8℃的情况下,气温本身的高低才是决定冷暖的关键。一些观点认为上海的冬天比北京还冷,这是没有道理的。动植物不会撒谎:候鸟的迁徙,植被的变化,都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北方比南方冷得多。一个江南人如果相信南方比北方更冷的段子,在没有添衣保暖的情况下,从苏州室外赶赴沈阳街头,换来的定是肌肤的冻伤。

如果仅用冷热衡量季节,那日子容易成为一种负担。对浙江人郁达夫而言,江南的冬天是上天给江南人的一种恩惠。他在《江南的冬景》里表示,人们可在室外散步领略江南别有风情的冬天景色,不像北方人那样不得不长时间窝在家中。冬天的雨,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。其实,在今天的长三角乡村里,仍存有郁达夫描述的这种境界,只是在城市中,冷暖的感受和快节奏的生活超越了人们对自然和闲适的感受。试想,江南的“湿冷”,何尝不是一种“诗冷”?